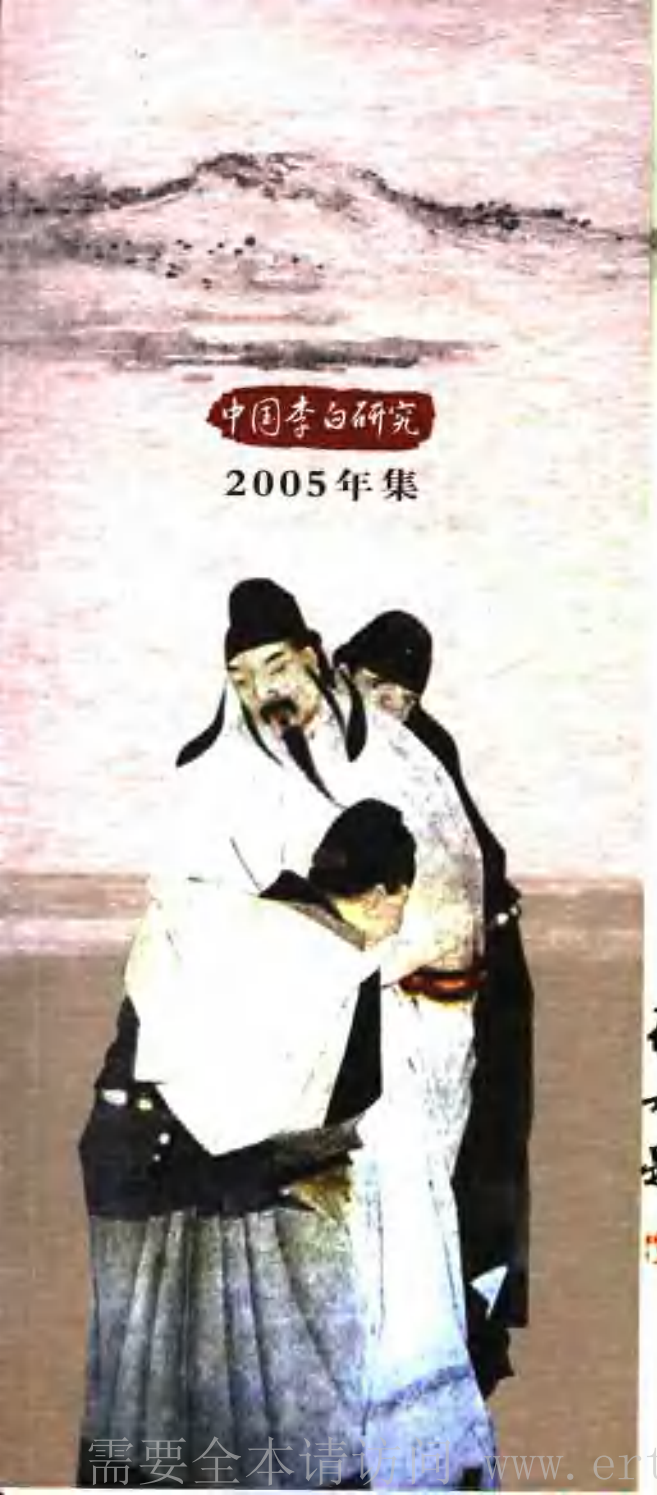
中国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会　马鞍山李白研究所　编



黄山书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ISBN 7-80707-328-4

9 787807 073284 >

ISBN 7-80707-328-4

定 价：35.00元

中國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会　马鞍山李白研究所　编



中国李白研究会会刊

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李白研究.2005/中国李白研究会,马鞍山李白研究所编.——合肥:黄山书社,2005.12

ISBN 7-80707-328-4

Ⅰ.中… Ⅱ.①中…②马… Ⅲ.①李白(701～762)—文学研究—文集②李白(701～762)—人物研究—文集 Ⅳ.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0622 号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　字数:370 千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1 500

定　价:35.00 元

■ 主　编：薛天纬

■ 副主编：李子龙（执行）　陶新民

■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友胜　朱玉麒　朱易安　李子龙　张瑞君

余恕诚　陶新民　殷春梅　阎　琦　葛景春

詹福瑞　蓝　旭　薛天纬

■ 编　校：殷春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陈寅恪的李白观述论 …… 阮堂明(1)
论唐人小说中的李白故事 …… 崔际银(24)
从李白翰林供奉的身份看其新乐府诗创作
…… 吴相洲　张　煜(43)
简论李白乐府旧题诗 …… 阎　琦(53)
李白的歌行 …… 薛天纬(62)
唐人的歌行概念与李白的七言歌行范围 …… 汤华泉(78)
李白接受史中的文本阅读和替代阅读 …… 朱易安(87)

"清新庾开府"义解
——李白与庾信 …… 徐宝余(99)
"仙"、"圣"之别
——李白杜甫文化类型比较 …… 何念龙(111)
论萧士赟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 胡振龙(122)
李白诗歌的云意象 …… 张瑞君(137)
李白对屈大均诗论及诗风的影响 …… [香港]董就雄(144)
清盛期四大诗论家对李白诗的品评 …… 殷春梅(163)
李白诗中之酒情感表达 …… 徐祝林(176)

以“谪仙人”称誉为起点透视李白人生悲剧 …… 曹化根(185)
唐代流人制度与李白的流放 …… 李德辉(200)
命运与性格的对话方式
——李白诗中的牢骚 …… 吴河清(210)
生命力的穿透
——读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詹福瑞(216)
以天下为己任的李白
——兼议松浦友久《“客寓”的诗思》…… 王慧清(222)

继承与超越
—— 论李白诗风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 葛景春(237)
李白与民俗文化 …… 蒋 志(253)
李白妇女诗的文化审视 …… 杨 军 吴要利(270)

韩国《高僧遗墨》中李白的两首诗 …… 王新霞(284)
李白诗文散失、真伪、著作数目试析 …… 武承权(289)
诗误？还是史误？
——读李白诗《送贺宾客归越》…… 王宏生(310)
《送友人》别考 …… 敬永谅(321)
宋陟何许人？ …… 奚渭明(327)

李白生卒年诸说评议 …… 舒大刚 黄修明(332)
从杜甫诗论测李白生平的一些问题 …… [香港]邝健行(352)
李白少年游京洛考辨 …… 卢燕平(362)
李白诗中的姑孰、牛渚考…… 李子龙(378)
李白诗歌中的地名 …… 邓锡斌(394)
“李白剑法”及“李白杜甫的三首佚诗”的发现及初考……
…… 武 秀(413)

解诗歌艺术高峰李白之谜
——读《李白评传》…… 陈　辽(421)
对千年诗仙的理性研究和激情阐释
——康怀远先生《李白批评论》评介 …… 刘崇学(427)

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一次学术研讨会综述 …… 李德辉(435)
2004年李白论著目录 …… 韦　兰(447)
现存有关李白的古代书画作品目录 …… 殷春梅　韦　兰(463)

附　录

公　报 …… (474)
在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一次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陈苏汉(476)
在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一次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 薛天纬(478)
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一次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 朱易安(481)

陈寅恪的李白观述论

阮堂明

陈寅恪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代宗师，虽然他主要是作为历史学家而著称于中外学界的，但在其他许多学术领域他也同样有着极深厚的修养；在古典文学方面即是如此。翻开《陈寅恪集》[1]可以看到，陈寅恪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从曹魏时期的曹操、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南北朝时期的庾信，到唐代的李、杜、元白、韩愈、韩偓、韦庄，再到明清时期的钱谦益、陈端生、《红楼梦》以及敦煌文学、文献等诸多方面，皆有涉及；这其中，李白就是较受他注重的一个。他在著作中，曾多次论及李白，其名著《柳如是别传》还多次引用过李白的诗；针对李白扑朔迷离的家世，他还写过两篇重要的文章——《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与《书〈唐才子传·康洽传〉后》。所有这些，可以见出他对李白的深刻认识。站在李白研究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李白的论述，构成了李白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总结这一成果，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李白的认识，推进李白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对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陈寅恪的学术思想与方法，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基于此，本文拟对陈寅恪的李白观略加探论，不足之处，博雅君子有以教矣。

一、复古体诗
——对李白诗诗史地位之认识

首先应当指出，作为对古典文学领域有广泛涉及的学术大师，陈寅恪对于中国文学史虽不能没有自己的系统观点，但由于非专治文学史者，故关于李白诗之诗史地位，陈寅恪并无系统或专门的论述，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主要散布于《陈寅恪集》内的一些著作中，较为零散，多为只言片语；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中看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在论及白居易的新乐府时，有这样一段话：

> 夫乐天作诗之意，直上拟三百篇，陈义甚高（引者按，乐天《新乐府序》中有"诗三百之意也"之言）。其非以古诗十九首为楷则，而自同于陈子昂、李太白之所为，固甚明也。……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体诗，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子昂）、李（太白）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2]

这里，陈寅恪虽然主要是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但提到了李白。他以李白为复古诗人，指出李白的诗乃"复古体诗"。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在作这种表述时，不是单论李白、孤立地看李白，而是将李白与陈子昂合论，并称二人，将二人同视为复古诗人。这就显然使他对李白的评价具有了诗史的视野和眼光，表明他将

李白的诗放在了诗史背景上，立足于诗史的整体背景的高度上来看待。尽管陈寅恪此论非无源之水，而是本于唐代孟棨的《本事诗》，该书在《高逸第三》中有云："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这里，孟棨说李白"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并记述李白以"复古道"而自任，反对梁陈诗"艳薄斯极"、渐就声律之风。这其实就是并称陈子昂与李白，视李白为"复古"诗人。陈寅恪对李白的评价，显然即源于此。[3]今按，从陈子昂、李白倡导恢复汉魏古诗，从而完成了盛唐诗歌以复古为革新的创作实践看，《本事诗》并称陈、李，谓之"合德"，其实体现了这样的历史判断：陈子昂与李白乃初盛唐时期一代诗人之代表，他们的诗体现了盛唐诗歌在艺术精神上向汉魏古诗的回归；正是这样，盛唐诗超越了六朝而直与汉魏诗歌传统构成一体，体现出与汉魏古诗相同的真朴高古之精神。陈寅恪这里以李白诗为"复古体诗"，即体现了对这种判断的认同；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他是盲从古人。事实上，他对李白的这种认识或者对《本事诗》此种判断的认同，是以他宏大的文化史观为前提、以他对中国历史包括诗史整体发展的认识为基础的，是他自己的历史判断的体现。作为一代史家，陈寅恪在历史研究中，非常注重社会经济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致的）；而在上层建筑各领域的相互关系中，他又特别重视政治的影响作用。陈寅恪对李白的评价，便与他作为史学家的学术视野密切相关。我们注意到，在上节所引文字中，陈寅恪在以李白诗为"复古体诗"的同时，又指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具有"创造性质"，这显然体现了他将李白与白居易分别作为不同时代诗人来看待的意识；而这种区分，又非是仅仅把李白作为盛唐诗人，而把白居易作为中唐诗人那样简单。当他将陈子昂、李白的诗作为"复古体诗"看待的时候，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实已经把他们的诗放置在了比盛唐更为广大的诗歌传统中，而把白居易的诗放在了另一个不同的诗歌背景中。他说白居易的诗具有“创造性质”，我们主要即应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在《元白诗证史》课上解释何以取元白诗以证史时，曾经这样说过：“元白诗于社会风俗方面最多，……李白的诗则政治方面较多。”[4]今按，陈寅恪此言不仅说明了元白诗与李白诗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其更深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元白诗与李白诗所赖以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已经有了非常重要的变化。陈寅恪在唐史研究中，明确地将唐史分为前后两期。他说：“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二期，而以玄宗时安史之乱为分界线。”[5]在他看来，李唐前期继承并扩充了由西魏宇文泰所确立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军政要务授之于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使皇室与外廷将相大臣同为一体，避免了形成其他的统治阶级。但由于武则天之氏族不在关陇集团内，所以在篡唐以后，为打破李唐皇室所倚重的此一势力集团，她借助科举制度，晋拔文词进士，遂破坏了“关中本位政策”，皇权后虽复归于李氏，然以科举文词晋用的新兴士大夫阶级已然形成，成为别异于皇室的另一阶级。至玄宗朝，统治阶级之这种转移升降更是完成了最后的转变，关陇集团终于崩溃。李唐后期的三大锢疾——藩将割据方镇、宦官专擅朝政、朝臣朋党相争，其事具成于玄宗之世，而在安史之乱后则更加鲜明、突出。所以，唐代历史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之界线。[6]这一点，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又有精辟的阐述。他说：

> 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这里，陈寅恪对唐史的分期作了更明晰的说明。他说唐代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而后期则“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

面”，明确地将初盛唐与魏晋六朝看作一个整体，而将中晚唐与赵宋看作一个整体。在陈寅恪看来，魏晋至唐，我国历史的突出特点在于门阀士族问题。他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即曾指出：“门阀一端乃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有关之大问题。”而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中，陈寅恪又说：“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依据此言，他这里说唐“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显然即是将魏晋以来直到安史之乱以前的唐代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这样，他以李白诗为“复古体诗”，并且说他的诗“政治方面较多”，就显然不能仅从唐代历史上来认识、理解了。至于元白的诗，所以“于社会风俗方面最多”，也正是由于唐自中期以后与前期不同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影响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在关陇势力集团被打破之后，社会各阶层升降变迁，原有的封建经济关系不能适应现实需要而不断调整、变化，从而出现了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元白的诗正是这种历史环境的产物。陈寅恪以元白作为唐代后期新兴进士阶级之代表，[7]强调他们的新乐府诗与韩愈古文运动之间的内在关系，[8]说到底都是旨在说明唐代后期在关陇势力集团被打破后，由新兴士大夫阶级在凭借科举文词而成为统治阶级后所衍生的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可见，陈寅恪将李白诗视为“复古体诗”，其结论乃是从中古时期受经济基础的影响，上层建筑发生整体变化的历史背景中得出的。这种认识，较之通常就文学史发展角度立言者，其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充满了经济与政治的观点和视角，体现出一种文化史的眼光，因而不仅更为宏观，且也更为深刻。

与视李白诗为“复古体诗”、肯定元白新乐府之“创造性质”相应，陈寅恪也继承了元白在李杜评价问题上的观点，表现出偏重于杜甫的倾向。在《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中，陈寅恪征引白居易《与元九书》：

> 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

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

并加按语云："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摹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无可疑矣。"这里，陈寅恪肯定元白"重杜"的一面，面对其"轻李"的另一面则未置一词，体现了对白居易李杜观之认同。在《论再生缘》一文中，陈寅恪也引元稹、姚鼐之论云：

> 《元氏长庆集》卷伍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略云："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摸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
> 姚鼐《今体诗钞序目》略云："杜公今体四十字中包涵万象，不可谓少。数十韵、百韵中运掉变化如龙蛇，穿贯往复如一线，不觉其多。读五言至此，始无余憾。余往昔见(钱)箓斐笺，于其长律，转折意绪都不能了，颇多谬说，故详为诠释之。"
>
> ……

在征引以上文字后，陈寅恪又加按语云："寅恪按，微之、惜抱之论精矣，兹不必再加引申，以论杜诗。"这里，他说"微之、惜抱之论精"，可见对元稹"抑李扬杜"之论也是完全接受的。陈寅恪引述元白关于李杜之论述，说明在对李杜的评价上，他与元白是一脉相承的。他在《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文中所说的"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与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所说的"自有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也完全是一个意思。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元白的李杜观对陈寅恪的影响。陈寅恪的同学柏林大学的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曾经说过："(寅恪

于)诗,佩服陶(渊明)杜(甫),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欢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9]俞氏所言,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认识陈寅恪的李杜观。我们认为,陈寅恪之"重杜轻李",虽有元白影响及个人趣尚的因素,但更主要地是与他视李白诗为"复古体诗"密切相关的。作为"复古诗人",李白集中以古诗为多而"律诗殊少",杜甫虽则诗备众体,但以律诗为成就最高。因此,对于过去的诗歌传统,李白多因袭继承而杜甫多革新创造(仅就乐府诗言,李白乐府多依循汉魏旧题,而杜甫则更重在即事名篇,别创新题乐府——此直接影响了元白的新乐府诗);加之陈寅恪不从"艺术禅学"方面作为评价诗人的标准,以及他"喜欢平民化的诗",这样,在李杜评价上他偏重杜甫便很自然了。[10]

总之,陈寅恪以李白诗为"复古体诗",用时髦的话说,是其宏大的历史叙述与话语的一部分,是他的文化史观在李白诗史地位上的落实和体现。他的这种观点及其所体现的的学术理路,直到今天,使我们在研究包括李白在内的古代文学时,仍然能不断地得到深刻的启示。

二、古典之妙用
——《柳如是别传》对李白诗的引用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精心结撰的、能充分体现自己学术思想与方法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的传主柳如是是明清易代之际明慧灵秀、文采风流而活跃于诸名士间的一代名姬,虽婉娈倚门,绸缪鼓瑟,然义不帝清,慨然以复明为志,洵女中之魁杰也。陈寅恪此著主要是"借传修史",通过柳如是与钱谦益因缘诗之笺释,"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1]同时寄托身兼文人的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感喟。在这部著作中,陈寅恪"以诗证史",创

造性地提出了古典诗学诠释中的“古典”和“今典”的方法。他说：“自古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又说：“引用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充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词用意之妙。”[12]在这部著作中，为了笺释钱、柳因缘诗，陈寅恪“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古典”与“今典”并察，通过细心的探究，为读者鲜活地展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笔者注意到，在考察“古典”时，陈寅恪引证了不少李白的诗。透过这些诗，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对李白诗之熟谙，同时也能从侧面了解陈寅恪的李白观。为了说明的方便，笔者对《柳如是别传》中所征引的李白诗文的情况做了统计，现将结果表列于下：

篇名及所引诗句	出处
《长相思》：“美人如花隔云端”	《第二章》第 25 页
《白纻辞》：“美人一笑千黄金”	《第二章》第 37 页
《白纻辞》：“美人一笑千黄金”	《第二章》第 70 页
《杨叛儿》：“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第三章》第 100 页
《忆东山二首》之一：“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	《第三章》第 173 页
《送友人》：“青山横北郭”	《第三章》第 187 页
《白纻辞三首》之三：“倾城独立世所稀”	《第三章》第 188 页

篇名及所引诗句	出处
《忆东山二首》之二:“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	《第三章》第 188 页
《寄远十一首》之十一:“美人美人兮,归去来。莫作朝云暮雨飞阳台。”	《第三章》第 189 页
《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之一:“何似阳台云雨人”	《第三章》第 189 页
《示金陵子》:“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	《第三章》第 189 页
《忆东山》	《第三章》第 189 页
《宫中行乐词八首》之一:“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	《第三章》第 207 页
《清平调三首》之三:“解识春风无限恨”	《第三章》第 211 页
《赠段七娘》:“千杯绿酒何辞醉,一面红妆恼杀人。”	《第三章》第 214 页
《长相思》:“美人如花隔云端”	《第三章》第 337 页
《白纻辞》:“美人一笑千黄金”	《第四章》第 423 页
《杨叛儿》:“何许最关情,乌啼白门柳”	《第四章》第 42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